



AI生成图

## 住院的日子

□沈潇潇

上午9时,手术室来人来车接我去手术室。一位在查房的护士便帮着推车。3人在18楼病房至3楼手术室的专用电梯里一路聊天。出电梯时,护士哑然失笑:“我怎么也下来了?这不是我的职责呀!”我调侃道:“谢谢你忘情相送。”刚上手术台,我又跟医生开玩笑,不料玩笑未完就记忆断片。等我醒来,已是下午1时。回病房后自我感觉良好,精神过度兴奋,与医生护士谈笑风生,以致家人说我被错打了鸡血。从未住过院的我,就以这种方式开启了一段逍遥的住院时光。

逍遥的感觉来自远离了日常纷扰。除了女儿,我对亲友屏蔽了自己的住院消息,也让家人尽量少呆在医院。这样,每天绝大多数时间只有一位护工陪着我。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,甚至手也有护工来帮你伸。电脑远离了,手机只用来看时间,平时走马灯似的各种思量统统被放空,正写到一半的长篇小说也不去想了,带来的一本《宁波与辛亥革命》也没翻过一页。18楼窗外的流云或骤雨,天花板上的光影,都成了我阅之不尽的风景,内心只被静息两字占据……

若把住院消息扩散给了亲友们,就可以想象,一有亲友探望,我得立马打起精神,换上一副不胜感激的表情,先听他们胖了瘦了或气色不错之类的评语,随之我秒变祥林嫂,一遍遍唠叨自己的病情以回应他们的关切……目送他们的背影出病房门口,这才吁出一口长气。

看望病者体现了人情关系与相互关爱。记得我曾去看望一位病人,他先指着床边一排鲜花,向我一一介绍谁谁谁已来看望过。我理解他以视探望者多为荣耀的心情,而我喜欢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脱轨,让生活多出点别的滋味。

不过,住院的消息还是有所走漏了,因为住院前我向一位刚动过同样手术的朋友请教过某些细节。

小小的漏洞引来一些朋友的追踪来电。好在他们了解我,明白即使是良好情感的外溢,也要以尊重对方感受为前提,在听我解释后便打消了来院探望的念头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。

这段日子过得舒心,还因遇到了一位好护工。一天24小时,尤其在夜里,每当我在病床上稍有响动,她就会来到床边,问我需要什么,或给我掖一掖盖被,绞热毛巾擦脸,清洁氧气管,喂几片水果之类;我要上洗手间,她必先先去洗手间察看地面是否有积水、空气里是否有异味、换气扇有否打开;从晨起的洗漱,到睡前的泡脚,还有饭后提着胸水引流瓶搀着我走走廊里兜圈(我笑称这是去“打酱油”),这一切丝滑顺畅的细节犹如预设小程序的次第启动,使我恍惚间觉得生活换入了另一个频道。术后第3天“打酱油”,路过护士站称了下体重,竟净增两公斤!

住院能如此美好?把伤疤当鲜花写了吧!确实,我还未写到病情本身,而是写我在手术后的一种态度或姿态。疾病或许无可选择,但对疾病的态度可以自己决定。自2016年体检发现肺结节以来,每次随访复查时我都有动与不动手术的两手准备,最初的紧张早已散佚在流光里。而今才上手术台的我已感幸运和欣慰。在手术室外短暂等候时,我听见旁边担架车上一位准备做肾结石手术的汉子不断自语“吓煞,吓煞……”,不禁莞尔。

因为发现意外情况,我的手术时间成倍超过预计时间,这让我术后恢复缓慢:比我迟手术的同类患者先后出院,我的肺却还在漏气。我并不气馁,因为7年随访的医生就是主刀医生,我对他有足够的信任。果然,正当我盘算以持久战取胜时,漏气忽然止住,我可出院了。病房毕竟不能久留,但这一段难以复制的住院时光却使我有点难忘。

## 菜园慢时光

□秦钦儿

一只冒冒失失的鸟“嗖”地射进来,落进刚出苗的萝卜菜筐——这是位常客。

这位不速之客披着一身灰羽毛,颈上点缀一圈白点,有些像鸽子。这露台菜园可是我的——随随便便闯入,还打算顺点啥,礼貌么?它并未发现躺椅上晒太阳的我,正半眯着眼,一动不动瞅着它。它忽然反应过来,扑楞一下慌然退至栏杆之外,偏起脑袋,与我隔栏对视。此刻,我俩静静揣摩着对方。

这大白天明目张胆“偷”菜的,原来是珠颈斑鸠。前日来了一只踩点,今日这位胆子更肥,见我不撵,竟“咕咕”两声,在我眼皮底下呼朋引伴,又来了一对。你们眼里还有“王法”吗?恼是假的。几片菜叶而已,给谁吃不是吃?我甚至在栏杆上撒些剩饭、馒头渣,置一盘清水,让路过的鸟儿们吃饱喝足,好飞去更南的南方过冬。

蜗牛更是悠闲。它们被菜苗养得肥壮,早晚出来散步,背着壳不紧不慢,身后拖出一条银亮的黏液小径。它们大概早已将这菜园当成了它们自己的家园。种子店老板推荐一种蓝色颗粒药,说是只要在菜箱周围撒一圈,蜗牛碰到就会脱水而亡。我买了一包,却在角落搁置很久。

分享令人快乐。菜苗被啄咬得千疮百孔,新叶很快长出,鲜嫩多汁,旋即又被吃掉。吃了又长,长了又被吃,这是生物间的无声比赛。青菜、水萝卜、红菜薹都铆足了劲生长,谁也不肯示弱。

种子店老板说,现在哪讲什么季节?大棚里冬天种西瓜,春天种冬瓜,都长得好好的。是啊,以前农事跟着节令走,农民的春耕秋收全听老天爷安排。

现在农业经济驱赶着季节跑。同事笑我,青菜萝卜十块钱买一大兜,不如种点高端的。可我种菜只为乐趣,晒朋友圈、写观察日记,不在乎收成多少。

我常搞错播种时节。夏天过了才撒苋菜籽,结果苗刚出就慌慌张张地结了籽——秋天到了。翻土时,各种地下“居民”被刨出:蚯蚓、土鳖、屎壳郎、线虫、甲虫、千足虫,最多的还是蜗牛。它们在这松软土壤里安家,各自扮演着分解者或消费者的角色。

鸟儿蜗牛还算识趣,总会口下留情。萝卜苗太密,隔三岔五拔下面条,带点幽幽的苦。枸杞插枝时只有指节长,没怎么管,却长成了小树,开出紫色小花,时不时能掐把嫩尖凉拌。

蘑菇最是性急。早上菌包才冒出牙签似的菌芽,剪掉菌包外膜,任其自由生长,晚上回家已全部开伞。一朵一朵剪下撕条,打个蛋花蘑菇汤,鲜美无比。瞧瞧吧,红菜薹等不及时令,有一棵已从菜芯中举起红杆,顶起两朵傲娇的小黄花。想掐来插进玻璃花瓶,终究不忍。

最意外的是,蔬菜有时候也能种成花卉盆景。一天,朋友来访,参观我的小菜园,夸我文竹养得好——原来是牵藤的芦笋爬上了栏杆,绿意如云似梦。芦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去年冬天埋根,至今掐不成一盘,索性任其自由发挥。反正我有的是耐心,又不与谁比赛抢时间。

人到中年,喜欢做减法。独处时晒晒太阳、发发呆,看植物肆意生长,看蚂蚁虫子奔忙,多像上帝眼中的我们。静静旁观这热闹的世界,周末便是一个人的慢时光。

日子就该细细品,慢慢过。



AI生成图